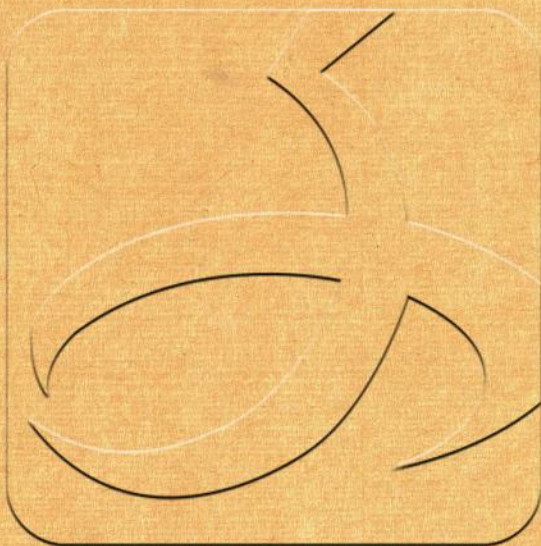




44.199  
4437  
.19



Inches  
Centimetres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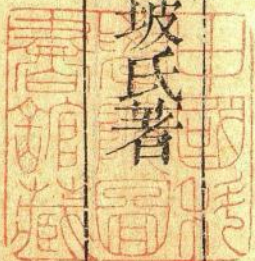


東坡集卷之二十五

奏議

論擒獲鬼章稱賀太速劄子

眉山蘇軾東坡氏著



元祐二年八月二十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  
 劄子奏臣竊聞熙河經畧司奏生擒西蕃首領鬼章宰相欲以明  
 日稱賀臣愚以謂偏師獨克固亦可慶然行於明日臣謂太速如  
 聞本路出兵非一見有一將方指青塘此乃阿里骨巢穴若更待  
 三五日間必續有奏報賀亦未晚今者俘獲醜虜功誠不細賞功  
 勸後固不應輕然朝廷方欲緝治邊防整肅驕慢若捷奏朝至舉



朝夕賀則邊臣聞之自謂不世之奇功或恩禮太過則將驕卒惰後無以使臣願朝廷鎮之以靜示之以不可測昔謝安破苻堅書至安與客圍棋不輟曰小兒輩已遂破賊安亦非矯情蓋萬目觀望事體應爾所有明日稱賀乞更詳酌指揮臣受恩至深不敢不盡出位妄言罪當萬死取進止

因擒鬼章論西羌夏人事宜劄子

元祐二年蘇軾奏臣竊見近者熙河路奏生擒鬼章百官稱賀中外同慶臣愚無知竊謂安危之機正在今日若應之有道處之有術則安邊息民必自是始不然將驕卒惰以勝爲災亦不足怪故臣區區欲先陳前<sub>後</sub>致寇之由次論當今待敵之要雖狂愚無取亦臣子之常分昔先帝用兵累年雖中國靡弊然夏人困折亦幾於亡橫山之地沿邊七八百里而不敢耕者至二百餘里歲賜旣罷和市亦絕虜中匹帛至五十餘千其餘老弱轉徙牛羊墮壞所失蓋不可勝數饑羸之餘乃始歛塞當時執政大臣謀之不深因



中國厭兵遂納其使每一使至賜予貿易無慮得絹五萬餘匹歸  
鬻之其民匹五六千民大悅一使所獲率不下二十萬緡使五六  
至而累年所罷歲賜可以坐復既使虜因吾資以德其民且飽而  
思奮又使其窺我厭兵欲和之意以爲欲戰欲和權皆在我以故  
輕犯邊陲利則進否則復求和無不可者若當時大臣因虜之請  
受其詞不納其使且詔邊臣與之往返商議所獲新疆取舍在我  
俟其詞意屈服約束堅明然後納之則虜雖背恩反覆亦不至如  
今日之速也虜雖有易我意然不得西蕃解仇結好亦未敢動夫  
阿里骨董氊之賊臣也挾契丹公主以弑其君之二妻董氊死匿

喪不發逾年衆定乃詐稱嗣子僞書鬼章温溪心等名以請于朝  
當時執政若且合邊臣審問鬼章等以阿里骨當立不當立若朝  
廷從汝請遂授節鉞阿里骨真汝主矣汝能臣之如董氊乎若此  
等無詞則是諸羌心服既立之後必能統一都部吾又何求若其  
不服則釁端自彼爵命未下曲不在吾彼既一國三公則吾分其  
恩禮各以一近上使額命之鬼章等各得所欲宜亦無患當時執  
政不深慮此專以省事爲安因其妄請便授節鉞阿里骨自知不  
當立而憂鬼章之討也故欲借力於西夏以自重於是始有解仇  
結好之謀而鬼章亦不平朝廷之以賊臣君我也故怒而盜邊夏



人知諸羗之叛也故起而和之此臣所謂前後致寇之由明主不  
可以不知者也雖既往不咎然可以爲方來之鑒元昊本懷大志  
長於用兵亮祚天付兇狂輕用其衆故其爲邊患皆歷年而後定  
今梁氏專國素與人多不協方內自相圖其能以創殘呻吟之餘  
久與中國敵乎料其姦謀蓋非元昊亮祚之比矣意謂二聖在位  
恭默守成仁恕之心著於遠邇必無用武之意可肆無厭之求蘭  
會諸城鄜延五寨好請不獲勢脅必從猖狂之後求無不獲計不  
過此耳今者切聞朝廷降詔詣路敕勵戰守深明逆順曲直之理  
此固當今之急務而詔書之中亦許夏人之自新臣切以謂開之  
太急納之太速曾未一戰而厭兵欲和之意已見乎外此復蹈前  
日之失矣臣甚惜之今旣聞鬼章之捷或漸有欵塞之謀必將爲  
恭狠相半之詞而繼之以無厭之請若朝廷復納其使則是欲戰  
欲和權皆在虜有求必獲不獲必叛雖媿一時之安必起無窮之  
釁故臣願明主斷之於中深詔大臣密勅諸將若夏人欵塞當受  
其詞而却其使然後明勅邊臣以夏人受恩不貲無故犯順今雖  
欵塞反覆難保若實改心向化當日與邊臣商議苟詞意未甚屈  
服約束未甚堅明則且却之以示吾雖不逆其善意亦不汲汲求  
和也彼若心服而來吾雖未納其使必不於往返商議之間遽復



東坡集卷三十三  
盜邊若非心服則吾雖蕩然開懷待之如舊能必其不叛乎今歲  
涇原之入豈吾待之不至邪但使吾兵練士飽斥候精明虜無大  
獲不過數年必自折困今雖小勞後必堅定此臣所謂當今待敵  
之要亦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今朝廷意在息民不憚屈已而臣  
獻言乃欲艱難其請不急於和似與聖意異者然古之聖賢欲行  
其意必有以曲成之未嘗直情而徑行也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  
欲取之必固予之夫直情而徑行未有獲其意者也若權其利害  
究其所至則臣之愚計於安邊息民必久而固與聖意初無小異  
然臣竊度朝廷之間似欲以畏事爲無事者臣竊以爲過矣夫爲  
國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畏事之弊與生事均譬如無病而  
服藥與有病而不服藥皆可以殺人夫生事者無病而服藥也畏  
事者有病而不服藥也乃者阿里骨之請人人知其不當予而朝  
廷予之以求無事然事之起乃至於此不幾於有病而不服藥乎  
今又欲遽納夏人之使則是病未除而藥先止其與幾何臣於侍  
從之中受恩至深其於委曲保全與衆獨異故敢出位先事而言  
不勝恐悚待罪之至取進止



乞詔邊吏無進取及論鬼章事宜劄子

元祐二年九月二十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  
劄子奏臣聞善用兵者先服其心次屈其力則兵易解而功易成  
若不服其心惟力是恃則戰勝而寇愈深況不勝乎功成而兵不  
解況不成乎頃者西方用兵累年先帝之意本在弔伐而貪功生  
事之臣惟務殺人爭地得尺寸之士不問利害先築城堡置州縣  
使西夷憎畏中國以謂朝廷專欲得地非盡滅我族類不止是以  
併力致死莫有服者今雖朝廷好生惡殺不務遠畧而此心未信  
憎畏未衰心既不服惟有鬪力力屈情見勝負未可知也今日新



獲鬼章威震戎狄邊臣賈勇爭欲立功以爲河南之地指顧可得  
正使得之不免築城堡屯兵置吏積粟而守之則中國何時息肩  
乎乃者王韶取熙河全師獨克使韶有遠慮誅其叛者易以忠順  
卽用其豪酋而已則今復何事其所以兵連禍結罷弊中國者以  
郡縣其地故也往者旣不可悔而來者又不以爲戒今又欲取講  
武城曰此要害地不可不取方唐盛時安西都護去長安萬里若  
論要害自此以西無不可取者使諸羌知中國有進取不已之意  
則寇愈深而兵不解其禍豈可量哉臣願陛下深詔邊吏叛則討  
之服則安之自今已往無取尺寸之地而焚廬舍無殺老弱如此  
甚年諸羌可傳檄而定然朝廷至意亦自難喻將帥未必從也雖  
日行文書終恐無益宜驛召陝西轉運使一員赴闕面勅戒之使  
歸以喻將帥而察其不如詔者臣又竊聞朝論謂鬼章犯順罪當  
誅死然譬之鳥獸不足深責其子孫部族猶足以陸梁於邊全其  
首領以累其心以爲重質庶獲其用此實當今之良策然臣竊料  
鬼章克豪素貴老病垂死必不能甘於困辱爲久生之計自知生  
存終不得歸徒使其臣子首鼠顧忌不敢復讐必將不食求死以  
發其衆之怒就使不然老病愁憤自非久生之道鬼章若死則其  
臣子專意復讐必與阿里骨合而北交於夏人此正胡越同舟遇



順風之勢其交必堅而溫溪心介於阿里骨夏人之間地狹力弱其勢必危若見并而吾不能救使二寇合三面以窺熙河則其患未可以一二數也如臣愚計可詔邊臣與鬼章約若能使其部族討阿里骨而納趙純忠者當放汝生還質之天地示以必信鬼章若從則稍富貴之使招其信臣而喻至意焉鬼章既有生還之望不爲求死之計其衆必從以鬼章之衆與溫溪心合而討阿里骨其勢必克旣克而納純忠雖放還鬼章可以無患此必然之勢也西羌本與夏人世仇而鬼章本與阿里骨不協若許以生還其衆必相攻縱未能誅阿里骨亦足以使二盜相疑而不合也昔太史慈與孫策戰幾殺策策後得慈釋不誅放還豫章卒立奇功李愬得吳元濟將李祐解縛用之與同臥起卒擒元濟非豪傑名將不能行此度外事也議者或謂鬼章之獲兼用近界酋豪力戰而得之仇怨已深若放生還此等必無全理臣以謂不然若鬼章死於中國其衆讐此等必深若其生還其讐之亦淺此等依中國爲援足以自全自古西羌之患惟恐解仇結盟若所在爲讐敵正中國之利無可疑者臣出位言事不勝恐悚待罪之至取進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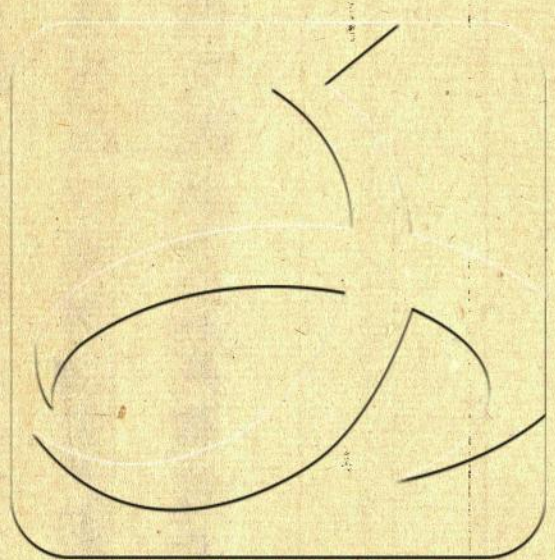
乞約鬼章討阿里骨劄子

元祐二年十月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  
奏臣近者竊見劉舜卿賀表具言阿里骨罪狀又竊聞舜卿乞削  
阿里骨官爵又竊聞阿里骨上章請命議者或欲許其自新以臣  
愚慮二者之說皆未爲得何者阿里骨兇狡反覆必無革面洗心  
之理今聞其女已嫁梁乞逋之子度其久遠必須協力致死其爲  
邊患今爲上章請命蓋是部族新破衆叛親離恐吾乘勝致討力  
未能支故匿情忍詭以就大事若得休息數年蓄力養銳假吾爵  
命以威脇諸羌誅不附已者羽翼旣成西北相應必爲中原之憂



非獨一方之病也且夏賊逆天犯順本因輕料朝廷以爲必不能討已今若便從阿里骨之請則其所料良不爲過西蕃小醜朝爲叛逆暮許通和則夏國之請理無不許二寇滔天自若欲戰欲和無不可者則西方之憂無時而止矣然遂欲從舜卿之請削奪官爵卽須發兵深入致討彼新喪大首領舉國戒懼我師深入苟無他音恐難以得志臣愚以謂當使邊將發厚幣遣辯士以離其腹心壞其羽翼今聞溫溪心等諸族已爲所質勢未能動而心牟歛羶在其肘腋迹同而心異若用臣前計使邊臣與鬼章約若能使其部族與溫溪心歛羶等合而討阿里骨約趙純忠卽許以生還此政所謂以夷狄攻夷狄計無出此者若朝廷便許阿里骨通和卽須推示赤心待之如舊不可復用計謀以圖此賊數年之後必自飛揚此所謂養虎自遺患者也故臣願朝廷旣不納其通和之請又不削奪其官爵存而勿論置之度外陰使邊臣以計圖之似爲得策臣屢瀆天聽罪當誅死取進止





參定葉祖洽廷試策狀一首

元祐二年十月二十一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  
同蘇轍劉攽狀奏准元祐二年十月十一日尚書省劄子節文臣  
寮上言近聞兵部郎中葉祖洽改禮部郎中給事中趙君錫封駁  
以爲不當兼論祖洽廷試對策有訛及宗廟之語臣愚今詳君錫  
所駁極未爲允臣取祖洽印本試策尋究卽無譏訛之言不知君  
錫何以見其譏訛也伏望陛下令君錫條具祖洽譏訛之言下近  
臣參定以明枉直庶使策試之士謀議之臣悉心不回母悼後害  
三省同奉聖旨令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諫議大夫同共參定聞奏



者右臣等竊謂先帝親策貢士本欲人人盡言無所回忌士之論  
事必欲究極始末其語或及祖宗事有是非義難隱諱但當考其  
所言當否以爲進退不可一指爲誦訕取到葉祖洽所試策卷  
子看其畧云祖宗以來至于今紀綱法度苟簡因循而不舉者誠  
不爲少又云與忠智豪傑之臣合謀而鼎新之臣等以謂祖宗撥  
亂反正承平百年紀綱法度最爲明備縱使時異事變理合小有  
損益亦不當謂之因循苟簡便欲朝廷與大臣合謀而鼎新之詳  
此顯是祖洽學術淺暗議論乖繆若謂之譏訕宗廟則亦不可謹  
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臣等准朝旨與諫議大夫同共參定聞奏今據左諫議大

夫孔文仲牒已別狀奏陳更不連書

又貼黃葉祖洽及第日臣軾係編排官曾奏乞行黜落今已具  
事實別狀奏去訖



參定葉祖洽廷試策狀第一首

元祐二年十月二十二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  
狀奏右臣近奉聖旨參定葉祖洽所試策臣已與劉攽等定奪表  
聞去訖臣今看詳元降臣寮上言有云凡在朝廷大臣率多當時  
考試之官信有此語安敢擢在第一臣等今來定奪得葉祖洽顯  
是學術淺暗議論乖謬緣祖洽及第時臣係編排官據初考官呂  
惠卿等定祖洽爲第三等中合在甲科覆考官宋敏求等定祖洽  
爲第五等中合是黜落臣曾具事田闢奏乞行黜落兼據祖洽元  
試策卷子云祖宗以來至于今紀綱法度因循苟簡而不舉者誠



東坡集卷三十五  
爲不少今來祖洽上章自辯却減落上件言語只云祖宗已來至  
于今紀綱制度比之前古亦有因循未舉之處顯見祖洽心知苟  
簡之語爲不可故行減落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大雪乞省試展限兼乞御試不分初覆者劄子

元祐三年 月八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  
奏臣竊見近者大雪方數千里道路艱塞四方舉人赴省試者二  
分中未有一分到闕朝廷雖議展限然迫於三月放榜所展日數  
不多至時若隔不三五百人赴試不及卽恐孤寒舉人轉見失所  
亦非朝廷急才喜士之意欲乞自今日已往更展半月方始差官  
仍令禮部疾速雕印出榜曉示旁近州郡但未試以前到者並許  
投保引試若慮放榜遲延恐越三月內不及卽乞省試添差小試  
官十人却促限五七日出榜臣又竊見自來御試差官分爲初考



覆考編排詳定四處日限既迫考官又少以此多不暇精詳又緣初覆考官不敢候卷子齊足方定等第只是逐旋據謄錄所關到卷子三十五卷便定等第以此前後不相照所定高下或寄於幸與不幸深爲不便不若只依南省條式聚衆考官爲一處通用日限候卷子齊足衆人共定其等第不惟精詳寡失又御試放榜亦可以速了臣竊意祖宗之法所以分考官爲四處者蓋是當時未有封彌謄錄故須分別以防弊倖今來既有封彌謄錄縱欲徇私其勢無由若只依南省條格委無妨礙乞賜詳酌指揮取進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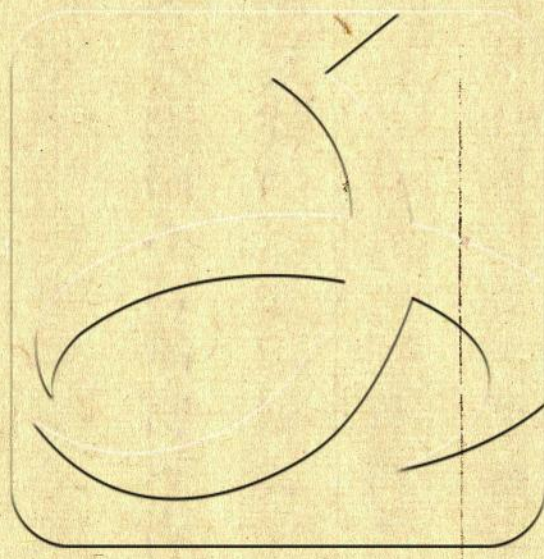
大雪論差役不便劄子

元祐三年二月九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伏見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大雪過常煖氣不效農夫失業商旅不行引咎在躬渙汗之澤覃及方外而詔下之夕雪作不已臣備位近侍誠竊感憤廢食而歎退伏思念陛下卽位以來發政施仁無一不合人心順天意者當獲豐年刑措之報鳳凰景星之瑞而水旱作沴常寒爲罰殆無虛日此豈理之當然者哉臣誠愚憊不識忌諱試論其近似者而陛下擇焉臣聞差役之法天下以爲未便獨臺諫官數人者主其議以爲不可改磨礪四顧以待言



者故人畏之而不敢發耳近聞疎遠小臣張行者力言其弊而諫  
官韓川深詆之至欲重行編竄此等亦無他意方司馬光在時則  
欲希合光意及其既沒則妄意陛下以爲主光之言殊不知光至  
誠盡公本不求人希合而陛下虛心無我亦豈有所主哉使光無  
志至今見其法稍弊則更之久矣臣每見呂公著安燾呂大防范  
純仁皆言差役不便但爲已行之令不欲輕變兼恐臺諫分爭卒  
難調和願陛下問公著等令指陳差雇二法各有若干利害昔日  
雇役中等人戶歲出錢幾何今者差役歲費錢幾何及幾年一次  
差役皆可以折長補短約見其數以此計筭利害灼然而況農比  
在官貪利狡胥百端蠶食比之雇人苦樂十倍又五路百姓例皆  
朴拙差克手分須至轉雇慣習人尤爲患苦其費不貲民窮無告  
監司守令觀望不言若非此一事則何以感傷陰陽之和至于如  
此雖責躬肆眚徹膳禱祠而此事不變終恐無益今侍從之中受  
恩至深無如小臣臣而不言誰當言者然臣前歲因詳定役法與  
臺諫異論遂爲其徒所疾屢遭口語今來所言若不合聖意卽乞  
便行責降以戒妄言若萬一少有可采卽乞留中只作聖意行下  
庶幾上蒼天戒下全小臣不勝恐慄待罪之至取進止





貢院劄子四首

奏巡鋪鄭永崇舉覺不當乞差曉事使臣交替

元祐三年二月 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孫覺孔文

仲劄子奏貢院今月三日據巡鋪官鄭永崇領押到進士王太初

王博雅稱是傳義問得舉人各稱被巡鋪官誣執尋令巡鋪官宣

德郎王厚將逐人卷子與眾官點對得逐人試卷內有一十九字

同即不成片段本院檢准條貫惟經學不許傳義口授者同至於

進士須是懷挾代筆方令扶出今來逐人試卷點對得只有一十

九字偶同別無違礙顯是巡鋪官鄭永崇舉覺不當兼兩日內巡



鋪內臣屢將曖昧單詞令本院扶出舉人本院未敢施行見奏取旨及有巡鋪所手分楊觀作過本院依法區分其巡鋪內臣並來簾前告屬堅要放免本院亦不敢依隨以此挾恨羅織舉人必欲求勝今來進士尙有兩甲諸科尙有一十五場未曾引試若信令巡鋪官內臣挾情羅織卽舉人無由存濟欲望聖慈速賜指揮或且勾回石君召鄭永崇兩人却差曉事使臣交替所貴不致非理生事取進止

奏劾巡鋪內臣陳慥

元祐三年二月 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孫覺孔文仲劄子奏貢院今月三日據巡鋪官捉到懷挾進士共三人依條扶出逐次巡鋪官並令兵士高聲唱叫至今月十一日扶出進士蔣立時約有兵士三五十人齊聲大叫在院官吏公人無不驚駭在場舉人亦皆恐悚不安尋取到虎翼節級李及等狀稱是巡鋪內臣陳慥指揮合衆人唱叫竊詳朝廷取士之法動以禮義舉人懷挾自有條法而內臣陳慥乃敢號令衆卒齊聲唱叫務欲摧辱舉人以立威勢傷動士心損壞國體本院無由指約伏望聖慈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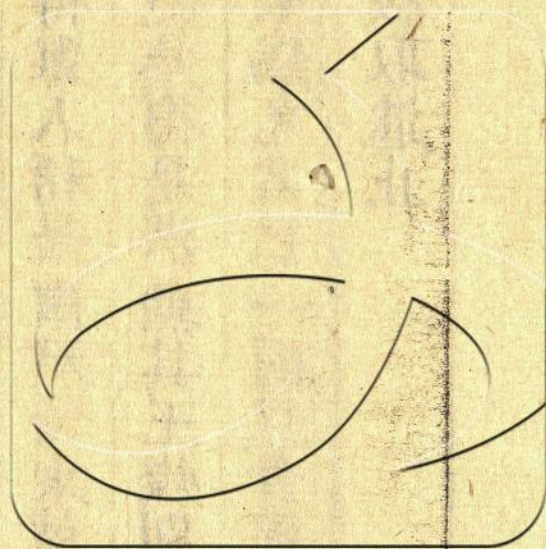


賜行遣取進止

申明舉人盧君脩王燦等

元祐三年二月 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孫覺孔文仲劄子奏貢院今月三日據巡鋪官押領到進士盧君脩王燦稱是傳義却問得舉人稱是盧君脩來就王燦問道不知耿鄧之洪烈爲復是洪烈爲復是洪勳其在燦別無應對當院看詳若將問字便作傳義未爲允當已一面且令逐人就試乞早降指揮合與不合一例考校取進止





論特奏名

元祐三年二月二十九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孫覺  
孔文仲劄子奏臣等伏見從來天下之患無過官冗人人能言其  
弊而不能去其害惟往年韓琦富弼等獨能裁減任子及展年磨  
勘發議之初士大夫相顧莫敢以身當之者以爲必致譴議而琦  
等不顧旣立成法天下肅然無一人非之者何則私欲不可以勝  
公議故也流弊之極至於今日一官之闕率四五人守之爭奪紛  
紜廉耻道盡中材小官闕遠食貧到官之後求取漁利靡所不爲  
而民病矣今日之弊譬如羸病之人負千鈞之重縱未能分減豈



忍更添臣等自入貢院四方多解舉人投狀稱今來是龍飛榜乞  
爲敷奏法外求恩者不可勝數臣等一切不行兼不注有經朝廷  
下狀蒙送下本院亦只是坐條告示近准聖旨依選舉體例下第  
舉人各以舉數特奏名已約計四百五十人今日又准尙書省劄  
子取前來聖旨特奏名外 遞減一舉人數若依此數則又添數  
百人雖未知朝廷作何行遣不當先事建言但恐朝命已行卽論  
奏不及臣等伏見恩榜得官之人布在州縣例皆垂老別無進望  
惟務黷貨以爲歸計貪冒不職十人而九朝廷所放恩榜幾千人  
矣何曾見一人能自奮勵有聞於時而殘民敗官者不可勝數以  
此謂其無益有損不言可知今之議者不過謂卽位之初宜廣恩  
澤苟以悅此僥倖無厭數百人者而不知吏部以有限之官待無  
窮之吏戶部以有限之財祿無用之人而所至州縣舉羅其害乃  
卽位之初有此過舉謂之恩澤非臣所識也伏乞斷自聖意明勅  
大臣特奏名舉人只依近日聖旨指揮仍詔殿試考官精加考校  
量取一二十人委有學問詞理優長者卽許出官其餘皆補文學  
長史之類不理選限免使積弊之極增重不已臣等非不知言出  
怨主旣忝近臣理難緘默取進止

貼黃臣覺見備員吏部親見其害闕每一二爭者至一二十人



雖川廣福建烟瘴之地不問日月遠近惟欲爭先注授臣竊怪之陰以訪問以爲授官之後卽請雇錢多者至五七十千又旣授遠闕許先借料錢遠者許借二月又得四十餘千以貪恠無知之人又以衰老到官之後望其持廉奉法盡公治民不可得也

省試放榜後劄子三首

乞裁減巡鋪兵士重賞

元祐三年三月 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孫覺劄子奏臣等近奉勅權知貢舉竊謂朝廷待士之意本於禮義而輔以文法雖有懷挾傳義之禁然事皆付之主司終不以此多辱士類虧損國體近年緣練亨父爲試官非理凌忽舉人遂致喧競因此多差巡鋪兵士南省至一百人訶察嚴細如防盜賊而恩賞至重官員使臣減年磨勘指射差遣諸色人支錢多至六百貫若非理羅織却無指定深重刑名緣此小人貪功希賞搜探懷袖衆證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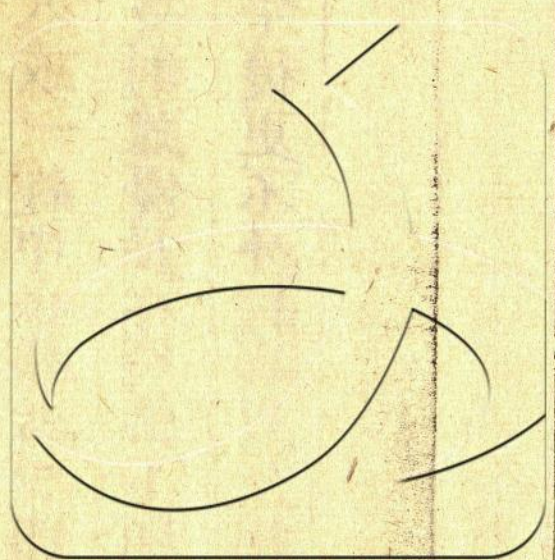


成其罪其間不免冤濫近者內臣石君召鄭永崇陳慥非理搜捕  
臣等已具論奏尋蒙朝廷取問行遣訖欲乞下有司立法裁減重  
賞及減定巡鋪兵士人數如非理羅織舉人卽重行責罰以稱朝  
廷待士之意取進止

乞不分經取士

元祐三年三月 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孫覺劄子  
奏臣等近奉勅權知貢舉竊見自來條貫分經取士旣於逐經中  
紐定分數取人或一經中合格者少卽取詞理淺謬卷子以足其  
數如合格者多則雖優長亦須落下顯是弊法將來兼用詩賦不  
專經義欲乞今後更不分經專以五拙爲去取取進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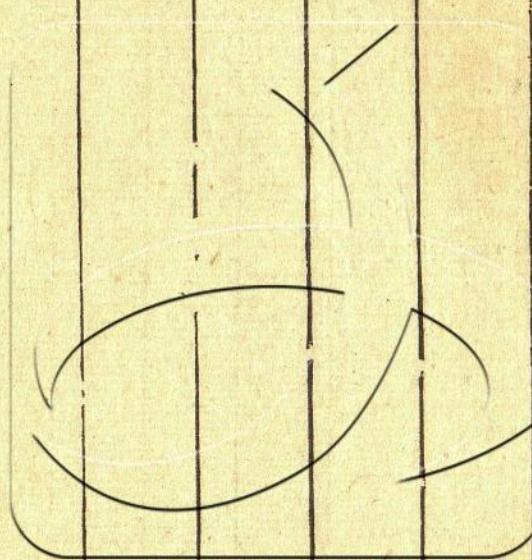


乞不分差經義詩賦試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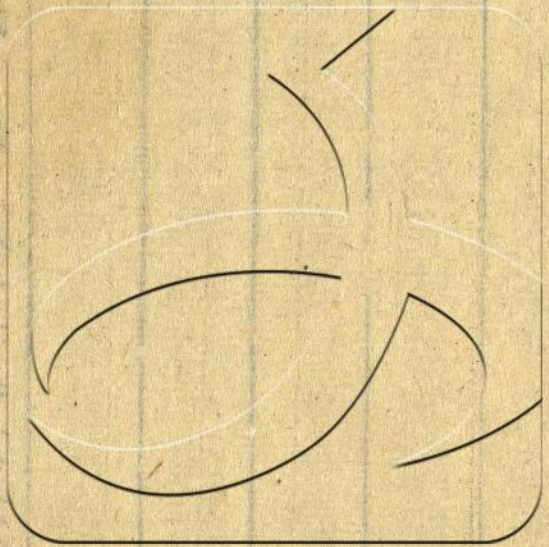
元祐三年三月 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孫覺劄子  
 奏臣等近奏為將來科場既復詩賦乞更不分經取人已奉聖旨  
 依奏今來却見禮部新立條貫將來科場如差試官三員者以二  
 員經義一員詞賦兩員者各差一員臣等竊謂既復詩賦與經義  
 策論通考舉人尚不分經而試官乃分而為二甚無謂也凡差試  
 官務在有詞學者而已若得其人則治易及第不害其能問春秋  
 經義入官不害其能考詩賦若不得人雖用本科不免乖錯須自  
 聲律變為經義則詩賦之士便克試官何曾別求經義及第之人



然後取士若必用本科各考所試則經義策論詩賦四場文理不  
同亦須各差試官一人而後可此本議者私憂過計而有司不察  
便爲創立此條使一試院中有兩頭項試官自有科場以來無此  
故事自來試官患在爭競不一又分爲兩黨試經義者主虛浮之  
文考詩賦者主聲病之學紛紜爭競理在不疑舉人聞之必興詞  
訟爲害如此了無所益今來朝廷旣復詩賦又立此條深恐天下  
監司妄意朝廷必欲用詩賦之人爲試官不問有無詞學一例差  
克其間久離科場之人或已廢學若用虛名差使顯不如經義及  
第有文之人人之有材何施不可經義詩賦等是文詞而議者便  
謂治經之人不可使考詩賦何其待天下士大夫之薄也欲乞特  
賜指揮今後差試官不拘曾應經義詩賦舉者專務選擇有詞學  
人克其禮部近日所立條貫更不施行取進止







御試劄子二首

奏乞御試放榜館職皆侍殿上

元祐三年三月 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孫覺劄子  
奏臣等近奉勅權知貢舉竊見自來御試放榜日館職皆在殿上  
祇候乃是祖宗舊法以彰王國多士之美熙寧中因閤門偶失檢  
舉不合上殿自此遂爲定制欲乞檢會治平以前故事施行取進  
止



放榜後論貢舉合行事件

元祐三年三月 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劄子奏臣近  
領貢舉侍立殿上祇候放榜伏見舉人程試有犯皇帝舊名者有  
旨特許依本等賜第又有犯真宗舊名者執政亦乞依例收錄而  
陛下親發德音以謂此人犯祖宗廟諱不可不降等已而又有犯  
僖宗廟諱者有旨押出在廷之人無不稽首欣服臣與同列退相  
告語非獨以見聖人卑躬尊祖之意亦足以知陛下嚴於取士之  
法不好小惠以求虛名臣備位禁近固當推廣聖意將順其美而  
補其所未備謹具貢舉合行事件書一如左



一伏見祖宗舊制過省舉人一經殿試黜落不少既以慎重取人又以見名器威福專在人主至嘉祐中始盡賜出身然猶不取雜犯而近歲流弊之極雜犯亦或收錄遂使過省舉人便同及第縱使紕繆亦玷科舉恩澤既濫名器自輕非祖宗本意也自來過省舉人限年累舉積日持久方該特奏名恩今來一次過省殿試不合格當年便得進士出身此何義也伏乞下省司立法將來殿試除放合格人外其餘並皆黜落或乞以分數立額取人所貴上無姑息之政下絕僥倖之心如聞已有去取二分指揮然有法不行與無法同如已有法

即乞申明仍告諭天下將來殿試依法去取

一自來釋褐舉人惟南省榜首或本場第一人唱名近下者或有旨升一甲然皆出自聖意初無著令今者南省十人已上及別試第一人國學開封解元武舉第一人經明行脩舉人與凡該特奏名人正及第者皆著令升一甲紛然並進士不復以升甲為榮而法在有司恩不歸於人主甚無謂也竊謂累奏舉名已是濫恩而經明行脩尤是弊法其間權勢請托無所不有侵奪解額崇獎虛名有何功能復令升甲人主所以礪世磨鈍正在科舉等級升降榮辱之間今乃輕以與人



東坡集卷三十五  
不復愛惜臣所未喻伏望聖慈更與大臣詳議前件著令乞  
賜刊削今後殿試唱名除南省逐場第一人臨時取旨外其  
餘更不升甲所貴進退之權專在人主其經明行修一科亦  
乞詳議早行廢罷

一臣近在貢院與孫覺孔文仲等同入劄子論特奏名人恩澤  
太濫未蒙施行伏乞檢會前奏降付有司詳議裁減仍乞立  
法應特奏名人授文學長史之類今後南郊赦書更不許召  
保出官

一伏見近日禮部立法今後科場差試官三人者一人詩賦二  
人經義差兩人者詩賦經義各一人臣謂此法不可施行凡  
差試官務在選擇能文之士若得其人則治易及第不害其  
能問春秋經義入官不害其能考詩賦若不得人正用本科  
不免錯繆須自聲律變為經義則詩賦之士便克試官何曾  
別求經義及第之人然後取士若必用本科各考所試則經  
義詩賦策論四場文理不同亦須各差試官一人而後可此  
本言者私憂過計而有司不察便為生出此條自有科場以  
來無此故事今後每一試院分兩頭項試官問經義者則主  
虛浮之文考詩賦者則貴聲病之學紛紜爭競理在不疑自



此科場日有詞訟爲害不小了無所益今來朝廷既復詩賦  
又立此條深恐天下監司妄意朝廷必欲用作詩賦之人爲  
試官不問有無詞學一例差克其間久離場屋之人或已廢  
學若用虛名差使顯不如經義及第有文之人欲其特賜指  
揮今後差試官不拘經義詩賦專務選擇有詞學之人其禮  
部近日所立條貫更不施行

右取進止

乞罷學士除閒慢差遣劄子

元祐三年三月 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  
奏臣近因宣召面奉聖旨何故屢入文字乞郡臣具以疾病之狀  
對又蒙宣諭豈以臺諫有言故耶兄弟孤立自來進用皆是皇帝  
與太皇太后主張不因他人今來但安心勿恤人言不用更入文  
字求去臣退伏思念頃自登州召還至備員中書舍人以前初無  
人言只從叅議役法及蒙擢爲學士後便爲朱光庭王巖叟賈易  
韓川趙挺之等攻擊不已以至羅織語言巧加醞釀謂之誹謗未  
入試院先言任意取人雖蒙聖主知臣無罪然臣竊自准蓋緣臣



東坡集卷二十三  
賦性剛拙議論不隨而寵祿過分地勢侵迫故致紛紜亦理之當  
然也臣只欲堅乞一郡則是孤負聖知上違恩旨欲默而不乞則  
是與臺諫爲敵不避其鋒勢必不安伏念臣多難早衰無心進取  
得歸邱壑以養餘年其甘如薺今既未許請郡臣亦不敢遠去左  
右只乞解罷學士除臣一京師閒慢差遣如祕書監國子祭酒之  
類或乞只經筵供職庶免衆人側目可以少安取進止

集卷之二

奏議

眉山蘇軾東坡氏著

轉對條上三事狀

元祐三年五月一日侍讀蘇軾狀奏准御史臺牒五月一日文德  
殿視朝臣次當轉對雖愚無知備位禁林懷有所見不敢不盡謹  
條上三事如左

一謹按唐太宗著司門令式云其有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  
監門司與仗家引奏不許關礙臣以此知明主務廣視聽深  
防蔽塞雖無門籍人猶得非時引見祖宗之制自兩省兩制



近臣六曹寺監長貳有所欲言及典大藩鎮奉使一路出入  
辭見皆得奏事殿上其餘小臣布衣亦時特賜召問非獨以  
通下情知外事亦以考察羣臣能否情偽非苟而已臣伏見  
陛下嗣位以來惟執政日得上殿外其餘獨許臺諫官及開  
封知府上殿不過十餘人天下之廣事物之變決非十餘人  
者所能盡若此十餘人者不幸而非其人民之利病不以實  
告則陛下便謂天下太平無事可言豈不殆哉其餘臣僚雖  
許上書言事而書入禁中如在天上不加反復詰問何以盡  
利害之實而況天下事有不可以書載者心之精微口不能

盡而況書平恭惟太皇太后以盛德在位每事抑損以謙遜

不居爲美雖然明目達聰以防壅塞此乃社稷大計豈可以  
謙遜之故而遂不與羣臣接哉方今天下多事饑饉盜賊四  
夷之變民勞官冗將驕卒惰財用匱乏之弊不可勝數而政  
出帷箔決之廟堂大臣尤宜開兼聽廣覽之路而避專斷壅  
塞之嫌非細故也伏望聖慈更與大臣商議除臺諫開封知  
府已許上殿外其餘臣僚舊制許請間奏故事則天下幸甚  
事及出入辭見許上殿者皆復祖宗一凡爲天下國家當愛惜名器慎重刑罰若愛惜名器則斗升  
之祿足以鼓舞豪傑慎重刑罰則笞杖之法足以震讟頑狡



若不愛惜慎重則雖日拜卿相而人不勸動行誅戮而人不懼此安危之機人主之操術也自祖宗以來用刑至慎習以成風故雖展年磨勘差替衝替之類皆足以懲警在位獨於名器爵祿則出之太易每一次科場放進士諸科及特奏名約八九百人一次郊禮奏補子弟約二三百人而軍職轉補雜色入流皇族外戚之薦不與自近世以來取人之多得官之易未有如本朝者也今吏部一官闕率常五七人守之爭奪紛紜廉耻道盡中材小官闕遠食貧到官之後侵漁求取靡所不為自本朝以來官冗之弊未有如今日者也伏見龍

宗舊制過省舉人御試黜落不少既以慎重取人又以見名器威福專在人主至嘉祐末年始盡賜出身雖文理紕繆亦玷科舉而近歲流弊之極至於雜犯亦免黜落皆非祖宗本意又進士升甲本為南省第一人唱名近下方有特旨皆是臨時出於聖斷今來南省第十人以上別試第一人國子開封解元武舉第一人經明行修舉人與凡該特奏名人正及第者皆著令升一甲紛然並進人不復以升甲為榮而法在有司恩不歸於人主甚無謂也特奏名人除近上十餘人文誦稍可觀外其餘皆詞學無取年迫桑榆進無所望退無所



東坡集卷三十一  
歸使之臨政其害民必矣欲望聖慈特詔大臣詳議今後進士諸科御試過落之法及特奏名出官格式務在精覈以藝取人不行小惠以收虛譽其著令升甲指揮乞今後更不施行昔諸葛亮與法正論治道其畧曰刑政不肅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吾今威之節爲治之要也肅德宗蒙塵山南當時事勢可謂危急少行姑息亦理之常而沿路進瓜果人欲與一試官陸贄力言以爲不可今天下晏然朝廷清明何所畏避而行姑息之政故臣願陛下常以諸葛亮陸贄之言爲法則天下幸甚

一臣於前年十月內會上言其畧曰議者欲減任子以救官冗之弊此事行之則人情不悅不行則積弊不去要當求其分義務適厥中使國有去弊之實人無失職之歎欲乞應奏蔭文官人每遇科場隨進士考試武官卽隨武舉或試法人考試並三人中解一人仍年及二十五以上方得出官內已曾舉進士得解者免試如三試不中年及三十五以上亦許出官雖有三試留滯之艱而無終身絕望之歎亦使人人務學不墜其家爲益不小後來不蒙降出施行切慮當時聖意必



謂改元之初不欲首行約損之政今者卽位已四年矣官冗  
之病有增而無損財用之乏有損而無增數年之後當有不  
勝其弊者若朝廷恬不爲怪當使誰任其憂及今講求臣恐  
其已晚矣伏乞檢會前奏早賜施行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魏王在殯乞罷秋宴劄子

元祐三年八月二十一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  
劄子奏臣近准鈐轄教坊所關到撰秋燕致語等文字臣謹按春  
秋左氏傳昭公九年晉荀盈如齊卒於戲陽殯于絳未葬晉平公  
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酌以飲王曰汝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  
卯謂之疾日君徹燕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  
股肱或虧何痛如之汝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公說徹樂又按昭公  
十五年晉荀躒如周葬穆后既葬除喪周景王以賓燕叔向諤之  
謂之樂憂夫晉平公之於荀盈蓋無服也周景王之於穆后蓋期



喪也無服者未葬而樂屠蒯譏之甚喪者已葬而燕叔向譏之書  
之史冊至今以爲非仁宗皇帝以宰相富弼母在殯爲罷春宴傳  
之天下至今以爲宜今魏王之喪未及卒哭而禮部太常寺皆以  
謂天子絕期不妨燕樂臣竊非之若絕期可以燕樂則春秋何爲  
譏晉平公周景王乎魏王之親孰與卿佐遠比荀盈近比富弼之  
母輕重亦有間矣魏王之葬旣以陰陽拘忌別擇年月則當準禮  
以五月爲葬期自今年十一月以前皆爲未葬之月不當燕  
樂不可以權宜郊殯便同已葬也臣竊意皇帝陛下篤於仁孝必  
罷秋宴不待臣言但至今未奉指揮緣上件教坊致語等文字準  
令合於燕前一月進呈臣旣未敢撰亦不敢稽延伏乞詳酌如以  
爲當罷只乞自皇帝陛下聖意施行更不降出臣文字臣忝備侍  
從叨陪講讀不欲使人以絲毫議及聖明故不敢不奏取進止



述災沴論賞罰及脩河事繼進歐陽脩議狀劄子

元祐三年九月五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  
奏臣今日邇英進讀寶訓及雍熙淳化間事太宗皇帝每見時和  
歲豐雨雪應時喜不自勝舉酒以屬群臣又是日熒惑與日同度  
太史奏言當旱既而雨足歲豐臣讀至此因進言水旱雖天數然  
人君脩德可以轉災爲福故宋景公一言熒惑退三舍元豐八  
年熒惑守心逆行犯房又逆而西垂欲犯氏氏四星后妃之象也  
方是時二聖在位發政施仁惟恐不及臣視熒惑退舍甚速如有  
所畏不敢復西以此知天人之應捷於影響太宗皇帝親致太平



而每遇豐年若獲非常之福喜樂如此者豈非水旱不作自是朝廷難得之事乎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匹夫匹婦有不獲其所猶能致水旱而況政令之失小及一方大及四海其爲災沴理在不疑自二聖嗣位于今四年恭儉慈孝至仁至公可謂盡矣而四年之中非水則旱日月薄蝕五星相凌淫雨大雪常寒久陰之類殆無虛月豈盛德之報也哉臣愚無知竊謂陛下身修而政未修故監司守令多不得人百姓失職無所告訴謠怨上達以傷陰陽之和所以致此者蓋由朝廷賞罰不明舉措不當之咎也臣請畧而言之去年熙河諸將力戰以獲鬼章此奇功也故增秩賜金溼

原諸將閉門自守使賊大掠而去若涉無人之境此罪人也亦增秩賜金賞罰如此何以使人廣東妖賊岑探反圍新州差將官童政救之政賊殺平民數千其害甚於岑探朝廷使江西提刑傅燮體量其事燮畏避權勢歸罪於新州官吏又言新州官吏却有守城之功乞以功過相除愚弄上下有同兒戲然卒不問岑探聚衆構謀經年乃發而所部官吏茫不覺知使一方赤子肝腦塗地然亦止於薄罰童政凶狡貪殘非一日之積而監司乃令將兵討賊以致數千人無辜就死亦止降一差遣近日溫杲誘殺平民十九人冤酷之狀所不忍聞而杲止於降官監當蔡州捕盜吏卒亦殺



平民一家五六人皆婦女無辜屠割形體以為丈夫首級欲以請賞而守倅不按監司不問以至臣僚上言及行下本路乃云殺時男女不可辨認名曰殺人不辨男女豈有此理乃是預為凶人開苟免之路事如此者非一臣不敢盡言特舉其甚者耳如此不過恩庇得無狀小人十數人止使此等歌詠愛戴不知有何補益而紀綱頹弛媮惰成風則千萬人受其害也可為仁乎大抵為國要在分別是非以行賞罰然後善人有所恃賴平人有所告訴若不窮究曲直惟務兩平則君子無告小人得志天下之亂可坐而待

此臣所謂賞罰不明之咎也黃河自天禧已來故道漸以淤塞每

決而西以就下耳熙寧中決於曹村先帝盡力塞之不及數年遂決小吳先帝聖神知河之欲西北行也久矣今強塞之縱獲目前之安而旋踵復決必然之勢也故不復塞今都水使者王孝先乃欲於北京南開孫村河欲奪河身以復故道此豈獨一方之安危天下之休戚也否者舉大事謀及庶人上下僉同然猶有意外之患今內自工部侍郎都水屬官外至安撫轉運使及外監丞皆以為故道高仰勢若登屋功必無成而患有不可測者以至河北吏民無賢愚貴賤皆以為然獨一孝先以為可作臣聞自孫村至海口舊管堤埽四十五所役兵萬五千人勾當使臣五十員歲支物



料五百餘萬自小吳之決故道諸隄埽廢不治堤上榆柳并根掘  
 取殘零物料變賣無餘官吏役其僅有存者使孫村之役不能奪  
 過河身則官私財力舉為虛棄若幸而復行故道則四十五埽皆  
 以廢壞橫流之灾必倍於今孝先建議之初畧不及此近因人言  
 沸騰方牒北外監丞司云四十五埽並屬北外監丞司地分令一  
 面相度枝梧又云因檢計春料便令計直今來欲興脩四十五處  
 已壞隄埽準備河水復行故道此莫大之役不貲之費也孝先當  
 於建議之初首論其事待朝廷上下熟議而行今孝先便將此役  
 作常程熟事行與北外監丞司令一而管認意望敗事之後歸罪

他人其為欺罔實駭羣聽其餘患害未易悉數但臣採察衆論以  
 為此役不可不罷若今歲罷役不過枉費九百萬物料虛役一萬  
 兵工若更接續興脩則來歲當役數十萬人仍費三千餘萬此外  
 民勞之極變故橫生嗟怨之聲足以復致水旱若將三千萬物料  
 分作數年因水所欲行之地稍立隄防增卑培薄數年之後必漸  
 安流何苦徇一夫之私計逆萬人之公論以興必不可成之役乎  
 此臣所謂措直不當之名也臣竊見仁宗朝名臣歐陽脩為學士  
 日有修河議狀一篇雖當時事宜而其所畫利害措置方畧頗切  
 今日之事臣以為可用故輒繕寫進呈自祖宗以來除委任執政



外仍以待從近臣爲耳目請問論事殆無虛日今自垂簾以來除執政臺諫開封尹外更無人得對惟有邇英講讀猶獲親近清光若復瘖默不言則是耳目殆廢臣受恩深重不敢觀望上下苟爲身謀謹備錄今日進讀之言上陳聖鑒臣無任恐慄待罪之至取進止

貼黃臣爲衰病眼昏所言機密又不敢令別人寫錄書字不謹伏望聖慈特賜寬赦

乞郡劄子

元祐二年十月十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以左臂不仁兩目昏暗有失儀曠職之憂堅乞一郡伏蒙聖慈降詔不允遣使存問賜告養疾恩禮之重萬死莫酬以臣子大義言之病未及死皆當勉強雖有失儀曠職之罰亦不當辭然臣終未敢起就職事者實亦有故言之則觸忤權要得罪不輕不言則欺罔君父誅罰尤大故卒言之臣聞之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以此知事君之義雖以報國爲先而報國之道當以安身爲本若上下相忌身自不安



則危亡是憂國何由報恭惟陛下踐祚之始收臣於九死之餘半  
年之間擢臣爲兩制之首方將致命豈敢告勞特以臣拙於謀身  
銳於報國致使臺諫例爲怨仇臣與故相司馬光雖賢愚不同而  
交契最厚光旣大用臣亦驟遷在於人情豈肯異論但以光所建  
差役一事臣實以爲未便不免力爭而臺諫諸人皆希合光意以  
求進用及光旣歿則又妄意陛下以爲主光之言結黨橫身以排  
異議有言不便約共攻之曾不知光至誠爲民本不求人希合而  
陛下虛心無我亦豈有所主哉其後又因刑部侍郎范百祿與門  
下侍郎韓維爭議刑名欲守祖宗故事不敢以疑法殺人而諫官

呂陶又論維專權用事臣本蜀人與此兩人實是知舊因此韓氏

之黨一例疾臣指爲川黨御史趙挺之在元豐末通判德州而著  
作黃庭堅方監本州德安鎮挺之希合提舉官楊景綦意欲於本  
鎮行市易法而庭堅以謂鎮小民貧不堪誅求若行市易必致星  
散公文往來士人傳笑其後挺之以大臣薦召試館職臣實對衆  
言挺之聚斂小人學行無取豈堪此選又挺之妻父郭槩爲西蜀  
提刑時本路提舉官韓玠違法虐民朝旨委槩體量而槩附會隱  
庇臣弟轍爲諫官劾奏其事玠槩並行黜責以此挺之疾臣尤出  
死力臣二年之中四遭口語發策草麻皆謂之誹謗未出省榜先



言其失士以至臣所薦士例加誣讟所言利害不許相見近日王  
覲言胡宗愈指臣爲黨孫覺言丁騫云是臣親家臣與此兩人有  
何干涉而於意外巧構曲成以積臣罪欲使臣撓榘於十夫之手  
而使陛下投杼於三至之言中外之人具曉此意謂臣若不早去  
必致傾危臣非不知聖主天縱聰明察臣無罪但以臺諫氣焰震  
動朝廷上自執政大臣次及侍從百官外至監司守令皆畏避其  
鋒奉行其意意所欲去勢無復全天下知之獨陛下深居法宮之  
中無由知耳臣竊觀三代以下號稱明主莫如漢宣帝唐太宗然  
宣帝殺蓋寬饒太宗殺劉洎皆信用讒言死非其罪至今哀之宣  
帝初知蓋寬饒忠直不畏強禦自候司馬擢爲太中大夫司諫  
尉不可謂不知之深矣而蓋寬饒上書有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  
天下而當時讒人乃謂寬饒欲求禪位宣帝不察致使寬饒自剄  
北闕下太宗信用劉洎言無不從嘗比之魏文貞公亦不可謂不  
知之深矣而太宗征遼患癘洎泣曰聖體不康甚可憂懼而當時  
讒人乃謂洎欲行伊霍之事太宗不察賜洎自盡二主非不明也  
二臣之受知非不深也恃明主之深知不避讒人積毀以至身首  
異處爲天下笑今臣自度受知於陛下不過如蓋寬饒之於漢宣  
帝劉洎之於唐太宗也而讒臣者乃十倍於當時雖陛下明哲寬



仁度越二王然臣亦豈敢恃此不去以卒蹈二臣之覆轍哉且二臣之死天下後世皆言二王信讒邪而害忠良以爲聖德之累使此二臣者識幾畏漸先事求去豈不身名俱泰臣王兩全哉臣縱不自愛獨不念一旦得罪之後使天下後世有以議吾君乎昔先帝召臣上殿訪問古今勅臣今後遇事卽言其後臣屢論事未蒙施行乃復作爲詩文寓物托諷度幾流傳上達感悟聖意而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因此以爲誹謗遂得罪然猶有近似者以諷諫爲誹謗卽如臣草麻詞有云民亦勞止而趙挺之以爲誹謗先帝則是自白爲黑以西爲東殊無近似者臣以此知挺之險毒甚於李定舒亶何正臣而臣之被讒甚於蓋寬饒劉洎也古人有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臣欲依違苟且雷同衆人則內愧本心上負明主若不改其操知無不言則怨仇交攻不死卽廢伏望聖慈念爲臣之不易哀臣處此之至難始終保全措之不爭之地特賜指麾檢會前奏早賜施行臣無任感恩知罪祈天請命激切戰恐之至取進止

貼黃郭槩人材凡猥衆所共知旣以附會小人得罪近復擢爲監司者蓋畏挺之之口欲以苟悅其意正如向時王巖叟在言路時擢用其父荀龍知澶州妻父梁燾爲諫議天下知其爲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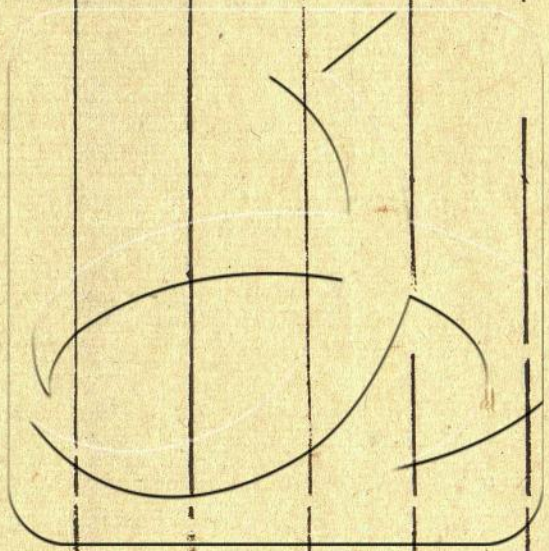


叟也

又貼黃臣所舉自代人黃庭堅歐陽棐十科人王鞏制科人秦觀皆誣以過惡了無事實臣又曾建言乞行給田募役法呂大防范純仁皆深以爲便方行下相度而臺諫爭言其不可更不得相度至今臣每見大防純仁皆咨嗟太息惜此法之不行但畏臺諫不敢行下耳

又貼黃中外臣寮畏避臺諫附會其言以欺朝廷者皆有實狀但以事不關臣故不敢一一奏陳耳

又貼黃陛下若謂臣此言狂妄卽乞付外核實其事願加黜責若以爲然卽乞留中省覽臣當別具劄子乞郡付外施行





辨舉王鞏劄子

元祐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  
劄子奏臣近舉宗正寺丞王鞏克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竊聞臺  
諫官言鞏姦邪及離間宗室因誦事臣以獲薦舉奉聖旨除鞏西  
京通判謹按鞏好學有文強力敢言不畏彊禦此其所長也年壯  
氣盛銳於進取好論人物多致怨憎此其所短也頃者竄逐萬里  
偶獲生還而容貌如故志氣逾厲此亦有過人者故相司馬光深  
知之待以國士與之往返論議不一臣以爲所短不足以廢所長  
故爲國收才以備選用去歲以來吏民上書蓋數千人朝廷委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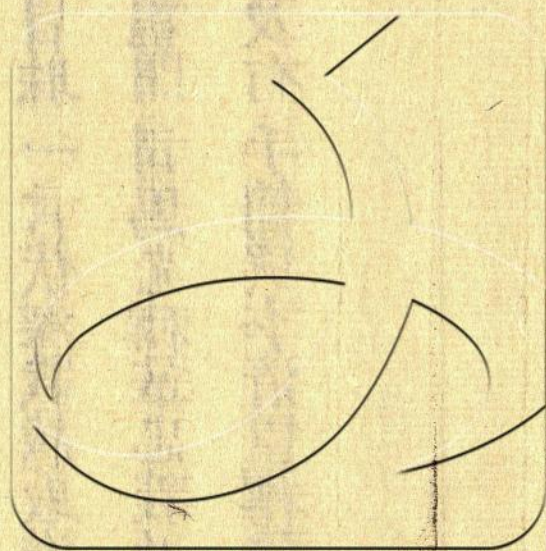


馬光看詳擇其可用者得十五人又於十五人中獨稱獎二人孔宗翰與鞏是也鞏緣此得減二年磨勘仍擢爲宗正寺丞則臣之稱薦與光之擢用其事正同若果是姦邪臺諫當此時何不論奏鞏上疏論宗室之疏遠者不當稱皇叔所言雖未必中理然不過欲尊君抑臣務合古禮而已何名爲離間哉況鞏此議執政多以爲非獨司馬光深然之故下禮部詳議又兵部侍郎趙彥若亦曾建言若果是離間光亦離間也彥若亦離間也方行下有司時臺諫初無一言及光沒之後乃有姦邪離間之說則是鞏之邪正係光之存亡非公論也鞏與臣世舊幼小相知從臣爲學何名誦事

二者之論了無一實上賴聖明不以此罪鞏亦不以此責臣止除外官以厭塞言者之意臣復何所辨論但痛司馬光死未數月而所賢之士變爲姦邪又傷言者本欲中臣而累及鞏誣罔之漸懼者甚衆是以冒昧一言伏深戰越取進止

貼黃臣曾親聞司馬光稱鞏忠義及見光親書簡帖與鞏在復議論政事及有手簡與李清臣稱鞏之賢真迹見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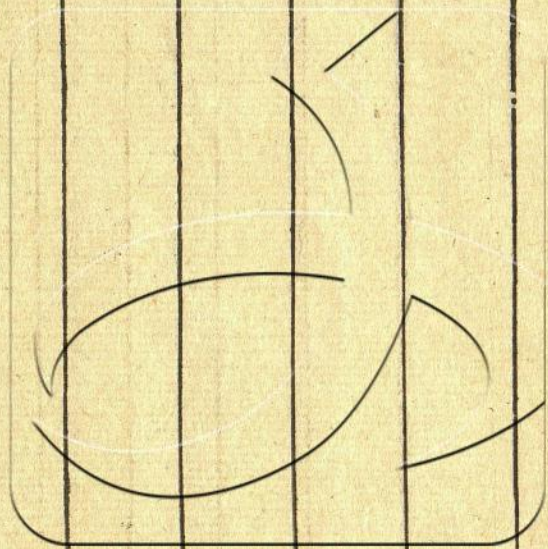


論周種擅議配享自劾劄子二首

元祐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先任中書舍人日勅舉學官曾舉江寧道右司理叅軍周種蒙朝廷差克鄆州州學教授近者竊聞種上疏言朝廷當以故相王安石配享神宗皇帝謹按漢律擅議宗廟者棄市自高后至文景武宣皆行此法以尊宗廟重朝廷防微杜漸蓋有深意本朝自祖宗以來推擇元勳重望始終全德之人以配食例聖蓋自天子所不敢專必命都省集議其人非天下公議所屬不在此選既上詔云恭依冊告宗廟然後敢行其嚴如此豈有既行之後



復請疏遠小臣各出私意以議所配若置而不問則宗廟不嚴而  
朝廷輕矣竊以安石平生所爲是非邪正中外具知難逃聖鑒先  
帝蓋亦知之故置之閑散終不復用今已改青苗等法而廢退安  
石黨人呂惠卿李定之徒至於學校貢舉亦已罷斥佛老禁止字  
學大議已定行之數年而先帝配享已定用富弼天下翕然以爲  
至當種復何人敢建此議意欲以此嘗試朝廷漸進邪說陰唱羣  
小此孔子所謂行險僥倖居之不疑者也而臣忝備侍從謬于知  
人至引此人以污學校若又隱而不言則罔上黨奸其罪愈大謹  
自劾以待罪伏望聖慈特勅有司議臣妄舉之罪重賜責降以儆  
在位取進止





論周種擅議配享

元祐三年十二月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  
奏臣近上言以所舉學官周種擅議先帝配享欲以嘗試朝廷漸  
進邪說陰唱羣小乞下有司議臣妄舉之罪重行責降以警在位  
至今累日未奉指揮切以爲國之本在於明賞罰辨邪正二者不  
立亂亡隨之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  
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昔郭公善善惡惡而不免於亡者  
以善善而不能去也臣觀二聖嗣位以來斥逐小  
人如呂惠卿李定蔡確張誡一吳居厚崔台符楊汲王孝先何正



臣盧秉蹇周輔王子京陸師閔趙濟中官李憲宋用臣之流或首  
開邊隙使兵連禍結或漁利權財爲國歛怨或倡起大獄以傾陷  
善良其爲姦惡未易悉數而在王安石實爲之首今其人死亡之外  
雖已退處閒散而其腹心羽翼布在中外懷其私恩冀其復用爲  
之經營遊說者甚衆皆矯情匿迹有同鬼蜮其黨甚堅其心一  
而明主不知臣實憂之夫君子之難致如麟鳳色斯舉矣翔而後  
集況可麾而却之乎小人之易進如蛆蠅腥膻所聚瞬息千萬況  
可招而來之乎朝廷日近稍寬此等如李憲乞於近地居住王安  
禮抗拒恩詔蔡確乞放還其弟皆卽聽許崔台符王孝先之流不  
旋踵進用楊汲亦漸牽復呂惠卿窺見此意故敢乞居蘇州此等  
皆民之大賊國之巨蠹得全首領以爲至幸豈可與尋常一眚之  
臣計日累月洗雪復用哉今旣稍寬之後必漸用之如此不已則  
惠卿蔡確之流必有時而用青苗市易等法必有時而復何以言  
之將作監丞李士京者邪佞小人衆所唾鄙而大臣不察稍稍引  
用以汙寺監猶能建開壕之議爲修城之漸其策旣行遂唱言於  
衆欲次復用臣茶磨之法由此觀之惠卿蔡確之流何憂不用青  
苗市易等法何憂不復哉昔盧杞責降旣久經涉累赦德宗欲與  
一小郡舉朝憂恐而宰相李勉給事中袁高諫官趙需裴佖宇文



東坡集卷二十一  
三  
炫盧景亮張薦常侍李泌等皆以死爭之勉等非惜一郡也知杞  
得郡不已必將復用一炬有燎原之憂而濫觴有滔天之禍故也  
今周種草芥之微而敢建此議蓋有以啓之矣昔淮南王謀反所  
憚獨汲黯以謂說公孫丞相若發蒙耳今種蟻蝨小臣而敢爲大  
姦愚弄朝廷若無人然不幸而有淮南王當復誰憚乎臣不敢遠  
引古人但使執政之中有如富弼韓琦臺諫之中有如包拯呂誨  
或司馬光尙在此鼠輩敢爾哉昔王安石在仁宗英宗朝矯詐百  
端妄竊大名或以爲可用惟韓琦獨識其姦終不肯進使琦不去  
位安石何由得志以此知辨人物之邪正消禍患於未萌眞宰相  
事也臣數日以來竊聞執政之議多欲薄臣之責而寬種之罪若  
果如此則是使今後近臣輕引小人而惠卿之流有以卜朝廷之  
輕重事關消長憂及治亂伏望特出宸斷深詔有司議臣與種之  
罪不可輕恕縱使朝廷察臣本無邪心止是暗繆亦乞借臣以立  
法則臣上荷知遇雖云得罪實同被賞若蒙寬貸則是私臣之身  
而廢天下之法臣之愧耻若撻于市不勝憤懣憂國之心意切言  
懇伏候誅譴取進止

貼黃周種州縣小吏意在寸進而已今忽猖狂首建大議此必  
有人居中陰主其事不然者種豈敢出位犯分以搖天聽乎此



東坡集卷三十一  
臣所以不得不再三論列也

論邊將隱匿敗亡憲司體量不實劄子

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四日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  
臣近以目昏臂痛堅乞一郡蓋亦自知受性剛褊黑白太明難以  
處衆伏望聖慈降詔不許兩遣使者存問慰安天恩深厚淪入骨  
髓臣謂此恩當以死報不當更計身之安危故復起就職而職事  
清閒未知死所每因進讀之間事有切於今日者輒復盡言庶補  
萬一昨日所讀寶訓有云淳化二年上謂侍臣諸州牧監馬多瘦  
死蓋養飼失時枉致病斃近命取十數槽寘殿庭下視其芻秣教  
之養療庶革此弊臣因進言馬所以病蓋將吏不職致圉人盜減



芻粟且不卹其饑飽勞逸故也馬不能言無由申訴故太宗至仁  
深哀憐之寘之殿庭親加督視民之於馬輕重不同若官吏不得  
其人人雖能言上下隔絕不能自訴無異於馬馬之饑瘦勞苦則  
有斃踏奔逸之憂民之困窮無聊則有溝壑盜賊之患然而四海  
之衆非如養馬可以寘之殿庭惟當廣任忠賢以爲耳目若忠賢  
疎遠諂佞在傍則民之疾苦無由上達秦二世時陳勝吳廣已屠  
三川殺李由而二世不知陳後主時隋兵已渡江而後主不知此  
皆昏主不足道如唐明皇親致太平可謂明主而張九齡死李林  
甫楊國忠用事鮮於仲通以二十萬人没于雲南不奏一人反更

告捷明皇不問以至上下相蒙祿山之亂兵已過河而明皇不知  
也今朝廷雖無此事然臣聞去歲夏賊犯鎮戎所殺掠不可勝數  
或云至萬餘人而邊將乃奏云野無所掠其後朝廷訪聞委提刑  
司體量而提刑孫路止奏十餘人乞朝廷先賜放罪然後體量實  
數至今遷延二年終未結絕聞奏凡死事之家官所當卹若隱而  
不奏則生死銜冤何以使人此豈小事而路爲耳目之司既不隨  
事奏聞朝廷旣行蒙蔽又乞放罪遷延侮玩一至于此臣謂此風  
漸不可長馴致其患何所不有此臣之所深憂也臣非不知陛下  
必已厭臣之多言左右必已厭臣之多事然受恩深重不敢自同



東坡集卷二十六  
眾人若以此獲罪亦無所憾取進止

薦何宗元十議狀

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十九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右臣伏見朝廷近制川峽四路員缺並歸吏部注擬臣竊原聖意蓋爲蜀道險遠人材衆多若就本路差除則士皆懷土重遷老死鄉邑可用之人朝廷莫得而器使也士雖在遠亦識此意聞命忻然皆有不遠千里觀光求用之心然法行數年未見朝廷非次擢用一人此乃如臣等輩不舉所聞之過也伏見蜀人朝奉郎新差通判延州事何宗元吏道詳明士行修飾學古著文頗適於用近以所著十議示臣文詞雅健議論審當臣愚不肖謂可試



東坡集卷二十六  
之以事觀其所至謹繕寫十議上進伏望聖慈降付三省詳看如有可採乞隨才錄用非獨以廣育材之道亦以慰荅遠方多士求用之意也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舉何去非換文資狀

元祐四年正月 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  
右臣伏見左侍禁何去非本以進士六舉到省元豐五年以特奏  
名就御庭唱名先帝見其所對策詞理優贍長於論兵因問去非  
願與不願武臣官去非不敢違聖意遂除右班殿直武學教授後  
遷博士今已八年嘗見其所著述材力有餘識度高遠其論歷代  
所以廢興勝敗皆出人意表有補於世去非雖喜論兵然本儒者  
不樂爲武吏又其他文章無施不宜欲望聖慈特與換一文資仍  
令克太學博士以率勵學者稍振文律庶幾近古若後不如所舉



臣等甘伏朝典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行遣蔡確劄子

元祐四年四月十一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新知杭州蘇軾劄子  
奏臣近蒙聖恩哀臣疾病特許補外臣竊自惟受恩深重不敢以  
出入之故便同衆人有所聞見而不盡言竊聞臣寮有繳進蔡確  
詩言涉謗讟者臣與確元非知舊實自惡其爲人今來非敢爲確  
開說但以此事所係國體至重天下觀望二聖所爲若行遣失當  
所損不小臣爲侍從合具奏論若朝廷薄確之罪則天下必謂皇  
帝陛下見人毀謗聖母不加忿疾其於孝治所害不淺若深罪之  
則議者亦或以謂太皇太后陛下聖量寬大與天地等而不能容



受一小人誦怨之言亦於仁政不爲無累臣欲望皇帝陛下降勅  
令有司置獄追確根勘然後太皇太后內出手詔云吾之不德當  
欲聞謗以自傲今若罪確何以來天下異同之言矧確嘗爲輔臣  
當知臣子大義今所繳進未必真是確詩其一切勿問仍榜朝堂  
如此處置則二聖仁孝之道實爲兩得天下有識自然心服臣不  
勝愛君憂國之心出位僭言謹伏誅殛取進止

乞將臺諫官章疏降付有司根治劄子

元祐四年四月十七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新知杭州蘇軾劄子  
奏臣近以臂疾堅乞一郡已蒙聖恩差知杭州臣初不知其他但  
謂朝廷哀憐衰疾許從私便及出朝參乃聞班列中紛然皆言近  
日臺官論奏臣罪狀甚多而陛下曲庇小臣不肯降出故許臣外  
補臣本畏滿盈力求閒退既獲所欲豈更區區自辨但竊不平數  
年以來親見陛下以至公無私治天下今乃以臣之故使人上議  
聖明以謂抑塞臺官私庇近侍其於君父所損不小此臣之所以  
不得不辨也臣平生愚拙罪戾固多至於非義之事自保必無只



因任中書舍人日行呂惠卿等告詞極數其凶慝而第轍爲諫官  
深論蔡確等姦回確與惠卿之黨布列中外共讐疾臣近日復因  
臣言鄆州教授周種以小臣而爲大姦故黨人共出死力構造飛  
語無所不至使臣誠有之則朝廷何惜竄逐以示至公若其無之  
臣亦安能以皎然之身而受此曖昧之謗也人主之職在於察毀  
譽辨邪正夫毀譽旣難察邪正亦不易辨惟有坦然虛心而聽其  
言顯然公行而考其實則真妄自見讒構不行若陰受其言不考  
其實獻言者旣不蒙聽用而被謗者亦不爲辨明則小人習知其  
然利在陰中浸潤膚受日進日深則公卿百官誰敢自保懼者甚  
衆豈惟小臣此又臣非獨爲一身而言也伏望聖慈盡將臺諫官  
章疏降付有司令盡理根治依法施行所貴天下曉然知臣有罪  
無罪自有正法不是陛下屈法庇臣則臣雖死無所恨矣夫君子  
之所重者名節也故有捨生取義殺身成仁可殺不可辱之語而  
爵位利祿蓋古者有志之士所謂鴻毛弊屣也人臣知此然後可  
與事君父言忠孝矣今陛下不肯降出臺官章疏不過爲愛惜臣  
子恐其萬一實有此事不免降黜而不念臣元無一事空受誣讟  
聖明在上瘖鳴無告重壞臣爵位而輕壞臣名節臣切痛之意切  
詞直伏候誅殛取進止



東坡集卷二十一  
貼黃臣所聞臺官論臣罪狀亦未知其實深恐議及聖明故不  
得不辨若臺官元無此疏則臣妄言之罪亦乞施行  
又貼黃臣今方遠去闕庭欲望聖慈察臣孤立今後有言臣罪  
狀者必乞付外施行

乞賜州學書板狀

元祐四年八月一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  
伏見本州學見管生員二百餘人及入學叅假之流日益不已蓋  
見朝廷尊用儒術更定貢舉條法漸復祖宗之舊人人慕義學者  
日衆若學糧不繼使至者無歸稍稍引去甚非朝廷樂育之意前  
知州熊本曾奏乞用廢罷市易務書板賜與州學印賃收錢以助  
學糧或乞賣與州學限十年還錢今蒙都督指揮只限五年見今  
轉運司差官重行估價約計一千四百六貫九百八十三文若依  
限送納卽州學歲納二百八十一貫三百九十七文五年之間深



爲不易學者旦夕闕食而望利於五年之後何補於事而朝廷歲得二百八十一貫三百九十七文如江海之中增損涓滴當無所覺徒使一方士民以謂朝廷旣已捐利與民廢罷市易所放欠負動以萬計農商小民銜荷聖澤莫知紀極而獨於此饑寒儒素之士惜毫末之費猶欲於此復惜市易之息流傳四方爲損不小此乃有司出納之吝非朝廷寬太之政也臣以待從備位守臣懷有所見不敢不盡伏望聖慈特出宸斷盡以市易書板賜與州學更不估價收錢所貴稍服士心以全國體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臣勘會市易務元造書板用錢一千九百五十一貫四百

六十九文自今日以前所收淨利已計一千八百八十九貫九百五十七文今若賜與州學除已收淨利外只是實破官本六十一貫五百一十二文伏乞詳酌施行



奏爲法外刺配罪人待罪狀

元祐四年八月 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  
自入境以來訪聞兩浙諸郡近年民間例織輕疎糊藥紬絹以備  
送納和買夏稅官吏欲行揀擇而姦猾人戶及攬納人遞相扇和  
不納好絹致使官吏無從揀擇期限既迫不免受納歲歲如此習  
以成風故京師官吏軍人但請兩浙衣賜皆不堪好上京綱運歲  
有估剝日以滋多去年估剝至九千餘貫元納專典枷鎖鞭撻典  
賣竭產有不能償姑息之弊一至於此臣自到郡欲漸革此弊卽  
指揮受納官吏稍行揀擇至七月二十七日有百姓二百餘人於



受納場前大叫數聲官吏軍民並皆辟易遂相率入州衙詣臣喧  
 訴臣以理喻遣方稍引去臣知此數百人必非齊同發意當有凶  
 奸之人為首糾率密行緝探當日據受納官仁和縣丞陳皓狀申  
 有人戶顏巽男顏章顏益納和買絹五疋並是輕疎糊藥丈尺短  
 少以此揀退其逐人却將專典批撮及與攬納人等數百人對監  
 官高聲叫噉奔走前去臣即時差人捉到顏章顏益二人枷送右  
 司理院禁勘只至明日人戶一時送納好絹更無一人敢行喧鬧  
 續據右司理院勘到顏章顏益招為本家有和買細絹共三十七  
 疋章等為見遞年例只是將輕疎糊藥細絹納官今年本州為綱  
 運估刺數多以此指揮要納好絹章等既請和買官錢每疋一貫  
 不合將低價收買昌化縣輕疎糊藥短絹納官其顏章又不合與  
 兄顏益商量若或揀退即須批撮專揀扇搖眾戶以投州嚇脇  
 官吏令只依遞年受納不堪細絹尋將買到輕疎糊藥短絹五疋  
 付揀子家人翁誠納官尋被翁誠覆本官揀退章等既見眾戶亦  
 有似此輕疎短絹多被揀退尋批撮翁誠叫屈顏益在後用手推  
 翁誠令顏章批去投州即便走出二門前叫屈二聲跳出欄干將  
 兩手擡起喚眾戶扇搖叫噉稱一時投州去來眾戶約二百餘人  
 因此亦一時叫噉相隨投州衙喧訴臣尋體訪得顏章顏益係第



一等豪戶顏巽之子巽先充書手因受贓虛消稅賦刺配本州牢  
城尋卽用倖計構胥吏醫人託患放停又爲詐將產業重疊當出  
官鹽刺配滁州牢城依前託患放停歸鄉父子奸凶衆所畏惡下  
獄之日閭里稱快謹按顏益顏章以匹夫之微令行於衆舉手一  
呼數百人從之欲以衆多之勢脇制官吏必欲今後常納惡絹不  
容臣等少革前弊情理巨蠹實難含忍本州旣已依法決訖臣獨  
判云顏章顏益家傳凶狡氣蓋鄉閭故能奮臂一呼從者數百欲  
以搖動長吏脇制監官蠹害之深難從常法已刺配本州牢城去  
訖仍以散行曉示鄉村城郭人戶今後更不得織造輕疎糊藥紬  
絹以備納官庶幾明年全革此弊伏望朝廷詳酌備錄臣此狀下  
本路轉運司遍行約束曉示所貴今後京師及本路官吏軍人皆  
得堪好衣賜及受納專副不至破家陪填所有臣法外刺配顏章  
顏益二人亦乞重行朝典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勘會本州去年發和買夏稅物帛計一十四綱今來只估  
剥到四綱已及九千餘貫乞下左藏庫便見估剥數目浩大



乞賜度牒修解宇狀

元祐四年九月 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  
伏見杭州地氣蒸潤當錢氏有國日皆爲連樓複閣以藏衣甲物  
帛及其餘官屋皆珍材巨木號稱雄麗自後百餘年間官司旣無  
力修換又不忍拆爲小屋風雨腐壞日就頽毀中間雖有心長吏  
果於營造如孫沔作中和堂梅摯作有美堂蔡襄作清暑堂之類  
皆務創新不肯修舊其餘率皆因循支撐以苟歲月而近年監司  
急於財用尤諱修造自十千以上不許擅支以故官舍日壞使前  
人所構鞠爲朽壤深可歎惜臣自熙寧中通判本州已見在州屋



東坡集卷二十六  
字例皆傾邪日有覆壓之懼今又十五六年其壞可知到任之日見使宅樓廡歎仄罅縫但用小木橫斜撐住每過其下慄然寒心未嘗敢安步徐行及問得通判職官等皆云每遇大風雨不敢安寢正堂之上至於軍資甲仗庫尤爲損壞今年六月內使院屋倒壓傷手分書手二人八月內鼓角樓摧壓死鼓角匠一家四口內有孕婦一人因此之後不惟官吏家屬日負憂恐至於吏卒往來無不狼顧臣以此不敢坐觀尋差官檢計到官舍城門樓櫓倉庫二十七處皆係大段壞壞須至修完共計使錢四萬餘貫已具狀聞奏乞支賜度牒二百道及且權依舊數支公使錢五百貫以了

明年一年監修官吏供給及下諸州剗刷兵匠應副去訖臣非不知破用錢數浩大朝廷未必信從深欲減節以就約省而上件屋宇皆錢氏所構規摹高大無由裁樽使爲小屋若頓行毀拆改造低小則目前蕭然便成衰陋非惟軍民不悅亦非太平美事竊謂仁聖在上憂愛臣子存恤遠方必不忍使官吏胥徒日以軀命僥倖苟安於腐棟頽墻之下兼恐弊陋之極不卽脩完三五年間必遂大壞至時改作又非二百道度牒所能辦集伏望聖慈特出宸斷盡賜允從如蒙朝廷體訪得不合如此修完臣伏欺罔之罪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乞詩賦經義各以分數取人將來只許詩賦兼經狀

元祐四年十月十八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  
臣今月五日據本州進士汪漑等一百四十人詣臣陳狀稱准元  
祐四年四月十九日勅詩賦經義各五分取人朝廷以謂學者久  
傳經義一旦添改詩賦習者尙少遂以五分立法是欲優待詩賦  
勉進詞學之人然天下學者寅夜競習詩賦舉業率皆成就雖降  
平分取人之法緣業已習就不願再有改更兼學者亦以朝廷追  
復祖宗取士故事以詞學爲優故士人皆以不能詩賦爲耻比來  
專習經義者十無二三見今本土及州學生員多從詩賦他郡亦



然若平分解各委是有虧詩賦進士難使捐已習之詩賦抑令就經義之科或習經義多少各以分數發解乞據狀敷奏者臣曩者備員侍從實見朝廷更用詩賦本末蓋謂經義取人以來學者爭尚浮虛文字止用一律程試之日工拙無辨既去取高下不厭外論而已得之後所學文詞不施於用以故更用祖宗故事兼取詩賦而橫議之人欲收姑息之譽爭言天下學者不樂詩賦朝廷重失士心故爲改法各取五分然臣在都下見太學生習詩賦者十人而七臣本蜀人聞蜀中進士習詩賦者十人而九及出守東南親歷十郡及多見江湖福建士人皆爭作詩賦其間工者已自迫

繼前人專習經義士以爲耻以此知前言天下學者不樂詩賦皆

妄也惟河北河東進士初改聲律恐未甚工然其經義文詞亦自比他路爲拙非獨詩賦也朝廷於五路進士自許禮部貢院分數取人必無偏遺一路士人之理今臣所據前件進士汪漑等狀不敢不奏亦料諸處似此申明者非一欲乞朝廷參詳衆意特許將來一舉隨詩賦經義人數多少各紐分數發解如經義零分不及一人許併入詩賦額中仍除將來一舉外今後並只許應詩賦進士舉所貴學者不至疑惑專一從學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詩賦進士亦自兼經非廢經義也





